

风物写意

柿子

■ 明斋

“七月的桃，八月的梨，九月的柿子红了皮。”乡谚不仅说出了水果的时令特点，而且很有画面感。后来，某剧作家把此谚语写进了剧本，并根据剧情需要，添加了两句话：“谁家柿子谁家摘，咱没有柿树着什么急啊。”唱腔设计优美，极富韵味，流传久远。也有人说：这两句话不过言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之意，如此浅显的道理谁人不晓，亦属废话。此人无趣，不足以与之谈文学。这两句唱词不仅渲染的是一种怅惘的情绪，还有着铺垫剧情的作用：不以实际行动助人者，何以结善缘？不付出真挚情感者，也收获不到爱情的甜美。

孟子在畅谈社会理想时曾说：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”每家有五亩地的宅院，院内外种植一些桑树，用以养蚕结茧，缫丝织绸，五十多岁的人就能够穿得暖暖的，并且很有体面。不过，后世子孙没有完全遵循圣贤的教导，宅基地上种植桑树，至今是人们的忌讳。桑谐音为丧，不吉利。房前屋后以及院内外，栽植得最多的是的什么树呢？观察一番便知，除了槐树、桐树等材木外，当数柿树。且不必说到了深秋时节，硕果累累，一树红艳，灯笼似的挂满枝头，给人以视觉的冲击；也不必说成熟了的柿子，糯软甘甜，吃进嘴里，喜上眉梢，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味蕾；即便是它的象征意义，也能给人以吉庆祥瑞的审美享受——柿柿（事事）如意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吗？所以，在白石老人的画笔下，黄红艳艳的柿子，就是常新的题材，以至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，价格再高也不惜倾囊购置。

老家宅院里也有一棵柿树，是我读高中那年父亲手植的，到了读大学时，不仅长得亭亭如盖，而且还挂了几十个果子，青青嫩嫩的，躲藏在叶片下面，仿佛害羞的邻家女孩儿。放寒假回到家里，见过父母后，急忙赶回家看望爷爷奶奶，还没有回答完爷爷的问话，奶奶已从屋里端出了一盘红红的柿子，鲜艳，饱满，几片叶子早已干枯成了褐色。奶奶说：“你再不回来，柿子就放坏了呀！”我说：“大学没有秋忙假，这不，一放寒假我就赶回来了！”

“一直长在树上，不舍得摘，后来不知从哪里飞来了几只灰喜鹊，专挑树梢上最红的柿子啄，看着心疼，才摘下来。送了几个给前院的你三奶奶，还有右院里的你二大娘。放得久了，又烂掉了几个，剩下的都给你留着呢。”奶奶边说边用衣袖擦着眼角的泪水。我轻轻地拿起一个柿子，小心翼翼地揭去外面的一层薄皮，送到奶奶嘴里，说：“奶奶先吃。”“真甜！”奶奶拉着我的手说，“奶奶还没有舍得吃呢”。小时候，陪伴爷爷奶奶有十多年时间，隔代之亲，祖孙深情，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。参加工作之后，远离了家乡，后来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，老家的宅院早已托付给叔叔看护。院子里的柿树如果还活着，树身也该有合抱粗壮了吧，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

柿子好吃，柿饼也别有风味。近几年来，西安的一位朋友知我有此雅好，每年深秋均会寄来两箱陕西富平的柿饼。除了馈赠一些给亲友外，将剩余的储存在冰箱里，可以吃上一个冬天。只不过妻子知我胃寒，而柿饼又属凉性，限制不许多吃，我也颔首允诺，和谐相安。品尝柿饼极易，而制作柿饼却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儿，需要眼力、手力、耐心和时间。三十年前在南太行的一个山村，我亲眼观摩过采摘柿子的过程，领略了制作柿饼的工序，让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，也更加懂得珍惜劳动成果，尊重劳动人民。

那年秋天，学校邀请几个人到山里封闭工作一周，集中精力修订校史馆文稿，租住在山村一户农家的小院里。清晨，被群鸟唤醒了之后，走出院门，随处可见一个个小灯笼挂满了枝头，那是已经成熟了的柿子，采摘下来运到集镇上可以换钱，也可以物易物，置换些生活用品回来。再往山上走，便是刚刚泛黄的柿子，将熟未熟，恰是制作柿饼的原料。一天下午，我们正在埋头工作，忽闻窗外人声喧闹，推门一看，村民们三五成群，拿着布袋、箩筐和长长的挠钩往山上行走，一打听，原来是去摘柿子的。随着人群来到山上，才知道漫山的柿树都是有人家的。红艳艳的柿子不能存放，须及时送下山去卖掉；做柿饼的不能太软，须黄中带青，这都需要眼力。采摘时一人爬到树上，先摘下伸手可以够得到的，即便连树枝一起折断也不怕，说是来年枝条会长得更旺，果实结得更更多；长在树梢上的须用挠钩拉到身旁，以便采摘。这不仅需要眼力，更需要手力。树下的人要张开布袋，或两个人将床单打开，用来接着从树上扔下来的柿子，免得掉到地上摔碎了。将摘好的柿子背回家去，须用旋刀旋去柿子的外皮，这不仅需要手力，更需要技术。心灵手巧的人，一刀旋下去，将薄薄的柿子皮伸开恰是一个整条儿，中间不会断开。村民们还告诉我，旋好的柿子要扎到棘条的刺上晾晒，或用绳子拴住晾晒也可以，半干之后，再用手捏成饼状，这叫整型；然后就可以收回到家里，晚上密封起来进行捂霉，白天再摊开晾晒，如此半月左右，白的一层霜糖就被捂了出来，柿饼也更加糯软。上好的柿饼，咬一口，滑润甜香，爽口，不粘牙，吃了还想吃。

它和兔子一样，最突出的地方是一对大耳朵，它们的耳朵，似乎占了身体的三分之一，人们落眼就盯在它们的耳朵上，好像它们只有耳朵，只剩下耳朵。抓兔子，抓它耳朵就行，但小毛驴的耳朵，不是给人抓的，它的耳朵比它的脸还重要，它的情绪是从耳朵上表现出来的，这耳朵有时立起，有时垂伏，有时垂落，有时安静，有时颤动，不同的心情，耳朵样子各异。

论力气，它比不上牛和马，也比不上骡子和灰驴。但它脾气温顺，很听话，对主人百依百顺，主人知道它能干啥活，从来不把该牛干的活让它干。

主人上街带着它，走亲戚也带着它，它成了主人一个忠实的伙伴。本来，主人带着它是要骑它的，但是，小毛驴个子小，说它是驴，它只不过比一头山羊高出半头而已，说它心疼它，舍不得骑。

隔壁的男人说：“养一头牲口，不让他干活，不是白养的吗？你看我这头驴，样样活干。推磨，蒙上眼睛，它自己走个不停。它打场也是好手。它驮着我跑，能赶得上马。”

小毛驴的主人为了自己不成笑柄，出门和回村，总骑在小毛驴身上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他就牵着小毛驴走。

主人经常抚小毛驴的耳朵，说：“你就像我的小弟，又像我的儿子，我不忍心骑你。”

小毛驴心里很感激主人，只觉得对主人无以为报。它一心想找个机会报答主人，但这样的机会竟没有来。

小毛驴比主人老得快，它在主人身边的时候，主人无论在家，还是出外，都平平安安。它走不动路时，主人身子骨还结实得很。有一天，它实在走不动了，便倒在地上，耳朵扬起，眼睛望着主人，主人走近来，蹲下身，用手摸它脸，摸它的耳朵，很舍不得它。它想来世最好投牛胎，可以帮主人多干一些活，最起码也要变成一头灰驴，可以给主人驾车。

◎斑鸠

1

“咕——咕咕，咕——咕咕”，一大早，树枝上挂满露水，太阳还没有完全露出，斑鸠就在煮开水，沸水滚滚，飘荡着诱人热气。

我站在楼顶，目光循着它的鸣声，落在楼前的一排树上。也许是第七棵，也可能是第八棵，斑鸠的锅灶就架在那上面。

“咕——咕咕，咕——咕咕”，整个凉爽的早晨，斑鸠都在热心地煮着它的茶水。我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，趁着早凉和安静，心领神会地享用了斑鸠的茶水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各种声音纷纷响起，斑鸠不再往它的锅灶上添柴。它的客人来了吗？



《九秋图》(国画) 齐白石 作

旧时读诗，特喜欢古人描写女人头发的诗句。有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帖花黄”，还有“绿云扰扰，梳晓鬟也”“青丝如瀑垂云鬓，粉汗为妆湿秀颜”……一头秀发，美目流盼，衣袂飘香，就是我心中古典仕女的标配。

可惜我懒得打理自己的头发，加上发质粗硬，平时就扎个马尾了事。直到年近半百，两鬓泛白，老公送我一把谭木匠羊角梳，我才下决心“善待”头发。我去理发店对头发进行了烫染，偏分，加了点小刘海。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，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。

回家路上遇到同事，她眼睛都看直了，评价我的头发用了两个字：灿烂。只是换了个发型，就能让人惊艳？我当然知道同事用词有些夸张，但“灿烂”这个形容词也确实深得我心。阳光可以灿烂，前途可以灿烂，头发当然可以“灿烂”了。

因为头发“灿烂”，我的心情也跟着灿烂起来，也突然理解了一个好换发型的女友了。她的头发是三个月一小整，六个月一大整。问其因，答曰：“心情不爽！在改变发型除了减压、疏解心情之功效，还能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新鲜感，可谓一举两得。”

早就听说过各种各样的减压解忧大法，有狂吃法，狂购物法，狂打游戏法，狂笑法……这狂换发型法应该算是朋友的创意。也是啊，如果失业，或者失业，或者遇挫，在无法改变外界的情况下，换个发型，也不失为一个调整心态的好办法。

发由“髮”字简化而来，本义是指毛发。头发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能使头部免受外界机械性和细菌的损害，是我们头部的第一道保护防线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美国库尔特·斯坦恩著的《头发：一部趣味人类史》，轻松幽默地介绍了关于头发的大量知识，令人时常忍俊不禁。

我国古人尤其重视头发，《孝经·开宗明义》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

一动物档案

小毛驴(外二篇)

■ 严敬

2

雪下了三天，斑鸠也饿了三天，它跑了多处，都找不到食物，各种植物的种子、沙砾和泥土都埋到了雪下，一点吃的都没有。

它心里发慌，这样子下去，会被饿死。最后，它还是来到村庄，村东头有一个晒谷的稻场，往日，它经常到这里觅食，路旁、草丛、石缝等处常常藏着粮食，即使啄净，下回再来，这些地方又会躺着谷子、麦粒和黄豆，好像粮食会从农民的口袋里逃跑，专门等着它们似的。但是，现在这些藏粮食的地方，覆盖着雪层，硬是叫斑鸠和粮食不得会面。斑鸠没有储蓄，本来村落和旷野就是它的仓库，它不用，也无需像老鼠或蚂蚁那样建一间属于自己的小仓库，可是，突然遭到如此变故，断绝了食物的来源，一下子让它慌了手脚。

从村里出来，一个人，斑鸠一向对人们警惕，它看着人向稻场走来，走近了，斑鸠看清人扛着一个大簸箕，他把簸箕用小棍支在地上。斑鸠是多么聪明的鸟，它立即弄明白此人在给它布置圈套。它虽然嗤之以鼻，但并没有马上离去。

人在雪地上撒谷子，让谷子成一条直线，引向大簸箕，簸箕里是更多的谷子。

人退到隐蔽处，眼睛望着簸箕，手里牵着绳子。斑鸠简直要笑出声来。它从草垛上扑下来，一步一步啄净谷子，啄到簸箕前，它停住，它转头望人，那人也望着它。挨了许多天饿，现在肚里有食，它睡上来，开始打盹，从眼眶里盯着那个人。

等睡饱了，它伸一回脖子，蓬松一下羽毛，接着，张开双翅，飞离稻场。

“叭，叭”，它的翅膀很有力气。

◎狗的故事

我信步走到购物一条街，从东向西慢慢踱过去，将物什看得仔细些，这样，我就可以消磨掉许多时间。下起小雨，但店家伸出的阳台足足可以挡住雨滴。

在街道尽头，一家临街的房子居然关闭着大门。其他的门面都在做生意，唯独这家门户紧闭，显得冷清。

这家大门前站着一条花狗，白底缀黑斑，看它的样子，像是避雨。我已走到这条街的尽头，不想再往前走了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起这条狗来。狗发现我在看它，神情顿时非常羞怯，并且赶快扭过脸去。它往雨里移了两步，马上又停住。我觉得它不像在避雨，因为雨并不大，如果它在雨里活动，一点也不碍事。

我站在一旁看它已有一些工夫了，它伫立在门前，即使行人偶尔碰它一下，它也不以为意，顶多稍稍偏开一点身子。说不定，这户人家的主人，就是眼前这条花狗的主人，主人锁了门，出外办事去了，谁知，狗跑得比主人快，先回来了，它只得站在门前，耐心地等它的主人归来。这样好得很，它替主人尽了看家的职责。但是，按照经验，替主人看家的狗，一般总是卧在大门前，瞪着双眼，龇牙咧嘴，做出凶样，不许陌生人靠近主人的家。所以，我又觉得花狗可能不是这家的狗。

要不然花狗和它的同伴有约，在这里等它的同伴？街上有好几个卖烤鸡和烤鸭的摊点，满街的香味飘荡，即使吃不上美味，但可以围着卖烤鸭的摊点转悠，画饼充饥，一饱眼福。可是，花狗不为所动，一心一意站在门前，一副有所待的样子。

我想搞清楚花狗在等待什么，我立在花狗不远处，不动声色地打量它。花狗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我久久不去使它越来越疑惑。它虽然看出我对它没有恶意，但它不停地盯着它看，终究让它心里不踏实。它或者已看出了我比它更有耐心，最后，它在门前踱了两个来回，在一棵水泥杆上蹭了一下，以为这回我再也沒有注意它，迈着羞怯的步子朝另一条街去了。

花狗可能放弃了一件事情。这件事它没有办完。我想看着它把事情办完，结果却干扰了它。我使它成了一条失信的、不坚定的狗。

但是，也有另一种可能，花狗办完了它的事。它今天不过是心情特别好，趁着这凉爽的雨天，出来逛逛，街上的人流让它兴致盎然，然而，我来了，像它打量行人一样打量它。

而且这人这样倔，非要盯着它看。

诗路花语

台灯下的山花

■ 雷鑫

月光从窗棂边长出来
昏黄一盏台灯的燃烧
书页忘记了生长的厚度
目睹着黑色与红色
笔画的交缠
时间就这么凝固了
棕色的眼眶滑下鼻梁
很快满了一次秋千

夜半的钟声铛铛地响起
一个抬手，一摆摆只剩下
评语的成绩单浮出水面
谁沿着泥泞的山路，第一个到教室
谁成绩不好，总是脸上挂着一抹笑
谁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一粒糖果
凉风轻快地拍打着面颊
山花一样，他笑了

蝶恋花·游万泉河拦河大坝

■ 陈奋

水面烟消波澹澹，野渡阴浓，绿处休厮占。
花醉离亭风已渐，横临石坝浮云淡。
走过百川天似艇，快意平生，莺语输心坎。
抬望眼晨光映闪，琼州来往嗟轻撼。

山色(外一首)

■ 胡兴法

山腰结实，不松垮。水田里
油菜苗条。墨绿，一朵朵地
顶起了黄花。就连头顶上
的天空，也创出了黄金
山沟里，桃树还没露头
肚腹间绿色的尖刀，头顶
花骨朵儿粉红的笑声
已飞闹出楼

山路细窄，像
走进一管丝竹。细蔓背篓里
婴儿咧嘴弄舌，盖头严实
走在小路上的蓝色，碎花，薄袄，红鞋
正是我的儿时
青梅，小小姐

光

■ 袁伟建

已然入秋时
许久未去触碰柜中的秘密
移见月光将书桌
移至窗边写作
我的情在诗笺中沉淀
珍藏着我的欢乐，我的愁
波斯菊是清风捎来的问候
在黄昏的阳台上
它羞怯地向我颌首
努力绽放出一片嫣红的霞
待一缕光，璀璨夺目

处暑秋凉

■ 周广玲

处暑悄然而至，暑热退场
天边最后一缕热浪，缓缓沉向远方
秋意渐浓，岁月轻轻翻页
终止非终结，是转场的序曲
在酷热与清凉的交界
秋云悠然，如画卷轻展
蓝天如洗白云悠闲，绘出秋天的恬淡
秋水共长天一色，镜中映着秋容颜
秋阳不再热烈，变得温柔而明亮
天空清澈而深邃，藏着岁月的静好
透过稀疏的叶隙，洒下斑驳的光
只得一场秋雨，细细密密地编织
处暑之日，是心灵深处的期盼
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，每一片落叶与风声
秋之童话正悄然上演
秋凉如水夜，静思待流年

一人生况味

漫卷青丝待年华

■ 黄萍

也。”人身体的每一寸皮肤和每一根头发，都是父母给予的，应当谨慎爱护，不敢稍有毁伤，这是实行孝道的开始。因此古人珍惜头发，不会轻易断发和剃发。

“青丝”因与“情丝”谐音，被古人当作“情丝”的代名词。古代男子二十行冠礼，女子十五行笄礼，都是在头发上做文章。将头发绾成髻，给男子加冠；在头发上插簪钗，以示女子成人。结婚时行合卺之礼，就是将男女双方各取一绺头发绾在一起，打个同心结，成为“结发夫妻”。如果夫妻感情破裂了，又有“挥剑断发青丝”之举。就连出家修行，也要剃去三千烦恼丝，告别凡尘。

头发不仅能保护头皮，也有装饰作用。一个

椰
心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